

蒋介石 与 张学良

的恩怨情仇

可以说是张学良成就了蒋介石。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无论是统一中国，还是推卸对日的“不抵抗责任”，直到成为中国的地主领袖。在这个过程中，张学良不论是请他，怨恨，

关怀之殷，情同骨肉 政见之争，宛若仇雠

还是扣押他，他们都共同制造了那个大历史。同样也可以说，是蒋介石成就了张学良，因为张学良最重要的价值和成就都在这个过程中通过蒋介石这个中介体现出来。

聂茂 厉雷 著



兄弟
君臣
仇雠

東方出版社

蒋介石·张学良

的恩怨情仇

关怀之殷，情同骨肉 政见之争，宛若仇讎

聂茂 厉雷 著



方出版社

策划编辑：亦 心
责任编辑：张 芬
封扉设计：万有文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蒋介石与张学良的恩怨情仇 / 聂茂, 厉雷著.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0
ISBN 978-7-5060-4028-0

I. ①蒋... II. ①聂...②厉... III. ①蒋介石 (1887~1975) -生平事迹
②张学良 (1901~2001) -生平事迹 IV. ①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08420 号

蒋介石与张学良的恩怨情仇

JIANG JIESHI YU ZHANG XUELIANG DE ENYUAN QINGCHOU

聂茂 厉雷 著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社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6

邮购电话：(010) 65250042 65258589

印 刷：三河市金泰源印装厂

经 销：新华书店

版 次：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730 毫米×970 毫米 1/16

字 数：536 千字

印 张：27

书 号：ISBN 978-7-5060-4028-0

定 价：48.00 元

两人称兄道弟，两人又同床异梦；
两人惺惺相惜，两人又各怀心思。



蒋介石与张学良的恩怨情仇

目录

CONTENTS

序		1
第一章 出世		7
1. “第一号”出生	7	
2. 与历史第一次亲密接触	12	
3. 匪徒的儿子	19	
4. 替代陈其美	25	
5. 东北“皇太子”	30	
第二章 崛起		37
1. 蒋介石的崛起之路	37	
2. 东北“少帅”	46	
3. 大时代	51	
4. 军阀混战	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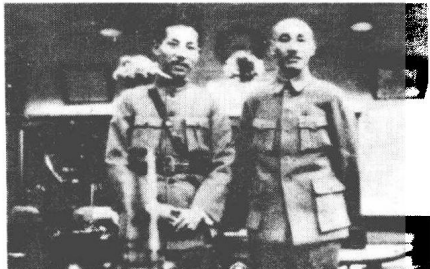


第三章 统一		73
1. 民国美男子	73	
2. 上海之“恋”	80	
3. 婚姻与权力	91	
4. 东北易帜	103	
第四章 角力		113
1. 风雨“中东路”	113	
2. 军阀法则	125	
3. 东北复兴	133	
4. 战争戏	137	
第五章 替罪		147
1. 两巨头	148	
2. 历史的变奏	158	
3. 张学良与日本	162	
4. 一米铁轨的重量	173	
5. 替罪	184	
第六章 浮沉		193
1. “末代皇帝”的喧哗	194	
2. 一个人的“三角”	200	
3. 消失的张学良	212	
4. 归去来	221	
第七章 转折		229
1. 一个问题	229	
2. 问题的继续	236	
3. 一个裁定	243	
4. 一种信仰	252	
5. 阴错阳差的会谈	259	
第八章 兵变		267
1. “劝谏”	268	



2. 兵谏	283	
3. 冷战	300	
4. 释谏	315	
第九章 放 逐		325
1. 高渐离之筑	325	
2. 一个人的“审判”	331	
3. 放逐	340	
4. 在历史的暗处行走	348	
第十章 囚 岛		361
1. 两种“囚禁”	361	
2. 蒋介石之死	372	
第十一章 尾 声		389
1. 特殊的拍卖会	389	
2. 张学良的“历史后事”	393	
3. 张学良的红色印象	402	
4. 回不去的故园	406	
5. 再见，少帅	410	
参考文献		415
后 记		419

蒋介石与张学良的恩怨情仇



序

时间是微妙的东西，历史是微妙的东西，人及其存在更是微妙的。

时间是河流，历史是沉淀，人或者被埋葬很快消逝，或者被塑造成雕像成为新的存在。

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需要距离，身在其中，视角会被事件进行过程中的火焰灼伤；而距离太近，则看不清楚，或者模糊、或者受到种种束缚，只能看到局部，或者看到一个轮廓。

这是必然，距离太近人们看待事物总会带上自我的情感色彩，于是看到的事件会形变。

因此，事件本身也需要沉淀，沉淀的过程就是事件成为历史的过程。

现在，我们要写的就是我们所认知的历史，以及我们所认知的人。

真正的历史，它躺在时间的河流里，虽然它不能说话，虽然它说出的话不能被真实完全地懂得。但历史的存在总是被有良知的见证者及其后代、包括研究者们一次又一次地触摸，一次又一次地接近真相的中心。

当我们回顾20世纪，历史绕不过很多人，这些人中间肯定包括蒋介石和张学良，



即便再过一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也是如此。我们想，蒋介石是不会消逝的，就像张学良不会消逝一样，就像毛泽东和周恩来不会消逝一样，他们都是历史永恒的坐标，大坐标，无论人们以后会怎样称呼与看待他们。

从某种意义上说，蒋介石绝对是历史中一个“非正常态存在”。在战乱不断、内忧外患的孱弱中国，能从一个农村的顽童到统一中国、并统治中国几十年的巨人，这样的轨迹让人瞠目。

从前，他是“委员长”、“总统”、“委座”、“领袖”、“总司令”，在中国最混乱的时候，他甚至兼任过一百多种职务。

后来，人们称他为“独裁者”、“大资本家”、“卖国贼”、“反动派”、“不抵抗者”、“失败者”，等等。

他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存在？

毛泽东在评价自我时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就是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蒋介石在历史中的分量，仅仅是作为毛泽东的主要对手，作为毛泽东手下的失败者，蒋介石就可以在长长的中国历史中占有应有的一席之地。更不说在毛泽东建立这个国家之前，他是这个国家的核心，尽管这个核心有着种种阴暗面，甚至这个核心是一颗肿瘤，给中国带来苦难。

但是，他维系中国运转了几十年，风云际会的几十年。那么，他至少是一个巨人，功过是非与巨人没有冲突。

当我们谈论蒋介石的历史，卸下历史的蒋介石，卸下所有一切从前和后来的称谓与冠冕，他只是蒋介石。作为一个人，他有着人性中共同的劣根和优点，也有着他独特的劣根和优点。

把这样一个人，放在人的意志体系里去认识时，便没有了情感色彩，“无赖”、“小气”、“忧郁”、“阴暗”、“多疑”、“巧舌如簧”、“霸道”、“有大略却无雄才”都可以成为他的性格特征或文化暗语。

从根本上说，他是一个近似无赖的、软弱的、势力的强权者，他之所以能走上顶点，完全是因为那个时代特殊的中国国情。他迎合了那个中国的体格，也走上那个中国的权力之路，也注定他会被代表更新趋向的毛泽东所打败。

他成为历史，他也成为既定事实，我们能够做的是承认、接受、分析、思索，甚至咒骂与推崇这个存在。

从历史人物角度分析，张学良也是一种“非正常存在”，但他与蒋介石的奇袭、



神话般的“非正常态存在”完全不同。

热忱、求新、善良、爱国、忠孝、明理、正义、温文尔雅，甚至有一丝软弱，有浓重的书生意气，在那样的一个时代，中国很多的热血青年都有这些特征，这一切，让他更像一个普通的人。

然而，他的出身让他的这些“正常”变成“非正常”。

因为，他是张作霖的儿子！

民国贵公子！东北皇太子！少帅！这都是民众自发地敬赠他的称号。

无论是人品还是长相，他都配得上这些称号。

他很幸运，因为长寿；

他也不幸，也是因为长寿。

虽然，他活着进入21世纪，但是依旧显得很遥远，历史在他身上停留，所以造就两个张学良。

张学良自己说：“我的事情是到36岁，以后就没有了。真是36岁。从21岁到36岁，这就是我的生命。”

1921年，张学良21岁，清王朝土崩瓦解，军阀割据混战，袁世凯偃旗息鼓，孙中山曲折救国。那一年，对于张学良是“第一次直奉战争”。

1936年，张学良36岁，蒋介石独揽政权，国民党控制中国，毛泽东转战陕北，共产党夹缝求生，日本肆无忌惮，九一八事变国土沦丧，国民奔走呐喊，学生渴望救国。

那一年，对于张学良是“西安事变”。

从21岁到36岁，15年的生命，这是历史的张学良。

之后，历史没有了他。

但是，张学良的历史却长久地影响着中国。

因为这种影响，他就像他的生命一样长久地存在着。

2001年当他去世时，他也跌入20世纪前半叶的记忆，变得更遥远，也更厚重。他回到历史学上的张学良那里，他本应该就属于那里。

他是大军阀，但不是阎锡山之流；他跟随蒋介石，但不是走卒；他信任共产党，但不信仰共产主义。这一切从根本上来说是他信仰自己的人格体系。

他被人们称为“民族英雄”，这个称谓对他来说可能毫无意义。换句话说，“英雄”对已故的人来说，都毫无意义。“张学良”，这三个字的本身，对他来说才是最



大的意义。

当我们回顾蒋介石和张学良时，很容易发现两个人的历史是深刻地交织着的。

北伐战争、东北易帜、中原大战、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他们是那个中国最重要的两个男人。

无疑，张学良成就了蒋介石，无论是蒋介石统一中国，还是推卸对日“不抵抗责任”，直到他成为中国的抗日领袖；无论张学良是帮他，怨他，还是扣押他，他们共同制造了那个大历史。

同样也可以讲，是蒋介石成就了张学良，因为张学良最重要的价值和成就都在这个过程中通过蒋介石这个中介体现出来。

他们的生命交织，然而交织并不代表融合，并且始终都不融合。

他们是两个分别拥有独立人格的人，人格都足够强大，都不会向各自的人格低头，所以他们产生对撞，所以才会有“西安事变”。

想一想，没有张学良，蒋介石将会成为什么？

而没有蒋介石，张学良又会成为什么？

但至少，对于他们两人而言，没有彼此的存在，他们就会活得干脆，活得轻松，但也活得空洞和寂寞。

张学良给蒋介石的那幅挽联写得很恰当：

关怀之殷，情同骨肉；

政见之争，宛若仇讎。

他们的种种演绎成一场有关恩怨情仇的大戏，一场关于小我与大我的大戏，大戏里一个中国跟着起伏变幻。

当历史渐行渐远，一切偃旗息鼓。张学良说，他一生最佩服两个人，一个是他的父亲张作霖，一个是委员长。父亲有雄才无大略，委员长有大略无雄才。

他说，如果两个人合并将无敌于天下。

对于蒋介石，张学良是尊敬的。我们相信他说这些话的真诚，因为他是张学良。而蒋介石并没有对张学良手软，他一手毁掉了张学良的后半生，仿佛历史的张学良是他制造的，于是也应该由他毁灭，毁掉了张学良的同时也毁掉了他的中国梦，包括他自己。临死前，他的脑海是否还会浮现出张学良那若隐若现的瘦长的身影？



今天，我们抛开意识形态的纷争，尽可能地走近客观的历史中心，然后轻轻地敲击键盘。我们描写的主体只有两个有血有肉的存在：蒋介石，张学良。

或者说一个更加有血有肉的存在：蒋介石与张学良。

无数的人物、事件与整个历史将在这两个人身上浮现。

两个不同凡响的人，在那样漫长的岁月，把偌大的中国给扯痛了。

第一章 出世

一开始，他只是蒋周泰，后来他才成为蒋介石^①。

一开始，历史与他毫无关系地发生，历史在等待某个人与她合一，后来人们知道那个人是蒋介石。

当蒋周泰成为蒋介石，我们再回头追溯，惊奇地发现，历史居然把自己托付给了蒋周泰，一切毫无预兆。

1. “第一号”出生

十月的江南，深秋，微冷，又高又澄澈的天空，太阳洒下最后几抹清丽的阳光，船翁的号子响起，季节的宁谧降临在河流的子宫上。

浙江奉化，小镇溪口，夜幕降临，幽深的街道。一座黑黝黝的大宅子里，隔着洁白的窗纸亮着一盏昏黄的灯火。

窗子里，一个女人在呻吟；窗子外，两个男人来回踱步。

^① 蒋介石，名中正，字介石，原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



“生了没有？有好半天了。真叫人担心！”一个中年男人说。

“祖上积德，一定要是个男孩！我才安心。”另一个苍老的男人说。

“省城还有一笔生意要谈，我可是要赶着回去的，这女人，唉，叫了半天也不见真动静。”中年男人说。

“狗东西，少赚笔钱会死人呀！女人不要，连儿子也不要？”老年男人不愠不火地咒骂。

“敢情你就知道是个男孩？我当然也希望是个带把儿的。”中年男人悻悻地说。

夜深了，遥远的巷子里传来一阵急促的狗叫声。

夜更深了！老年男人咳嗽两声，吐一口浓痰，狠狠地骂了一句：“娘希匹！”

“哇！”一声婴儿的啼哭猛烈地击碎了夜的宁静。

“娘希匹，终于生了。”老年男人欣喜若狂，眼泪差点流出来，“听这叫声，肯定是带把儿的。”

中年男人却显得镇定，稍微有一丝喜悦地念道：“生了就好，生了就好。”

有些苍老的接生婆正捧一盆温水，迎面而来，面带微笑地说：“恭喜！是个小子。”

这是1887年的中国。

1887年的中国，光绪十三年，大清王朝最后的残照，慈禧太后终于开始让光绪帝亲政，光绪帝实际上还是傀儡。而西方列强已经凿开古老中国的大门；中日甲午战争刚刚结束，中国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被迫割让了台湾和澎湖列岛。

中国人天国天朝的梦即将彻底醒来。

那个老年男人叫蒋斯千，字玉表，没有什么来头，最多算得上一个在浙江小镇溪口白手起家开了一间小盐铺的中国人。那个中年男人叫蒋肇聪，字肃庵，蒋斯千的次子。蒋肇聪颇有能耐，很有生意头脑，为人踏实谦逊，乐善好施，在溪口名声很好，子承父业，把盐铺生意做大，附带经营棉、米、油、麻等，很快蒋家也成为溪口的富户。

蒋肇聪先有两妻。结发妻子徐氏于1882年去世，续房孙氏于1886年死亡。躺在床上的人是他的第三任妻子，名曰王采玉。王采玉先嫁于溪口曹家田村，丈夫英年暴病死亡，所以寡居于母亲姚氏身边。1886年，再嫁蒋肇聪时，她尚只有22岁。

蒋肇聪在溪口有点头面，又要忙于打理生意上的事情，花在家里的时间和精力十分有限。先妻留下的几个孩子很少能得到父亲的照料。幸而王采玉是中国传统观念里



贤良淑德、通情达理、和蔼可亲的妇女，她把那几个孩子视为己出，给予无微不至的照顾，严加管教。可是，那几个孩子毕竟不是她自己的孩子，她想有自己的孩子，这个愿望没有让她等待多久。

现在，她果然有了一个儿子。

这个男婴是蒋斯千的孙子，是蒋肇聪的儿子。

然而，蒋家历史很单薄，即便富庶一方，却非名门望族，追溯历史，拿不出一个像样的人物，直到上寻至周朝才和一个大夫扯上一点关系。

这样的家族并不能给这个男婴任何名望、光环或者厚重的积淀。这个男婴后来甚至苦苦追寻祖宗，想为自己找出一份天经地义的身份。祖宗没有给他什么遗产，那么他要懂得去给祖宗留下遗产，他做到了。

很多年以后，人们知道蒋斯千是他的祖父，蒋肇聪是他的父亲，甚至说那个周朝的大夫原来是他的祖宗。

在这一点上历史被逆转了，时间表现出微妙的“反向逻辑”。从前，他的存在因为祖宗的存在，现在祖宗的存在因为他的存在。

然而，他一生似乎始终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一切的一切，皆因为这个男婴是蒋介石！

蒋肇聪对待前几个孩子的态度无疑会落到蒋介石的身上。他又多了一个孩子！仅此而已，更因为他有一个生母，所以蒋肇聪放在他身上的精力更少。

王采玉对前几个孩子的疼爱同样会播洒到蒋介石身上，而且是更多的疼爱，毕竟这是她在蒋家的第一个亲生儿子。

与王采玉一样疼爱蒋介石的还有祖父，人老了，似乎唯一能做的事情也就是疼爱子孙，看着子孙满堂，在古老的中国传统里是极其宽慰的事情。

蒋家思想还是比较传统的，尤其是对待孩子。有名望的家族为了让子孙延续家族的名望会很好地加以培养，没名望却有点势力的家族想让子孙创造名望，泽被后世，也会严格地培养。

蒋家同样把希望放在蒋周泰的身上。

19世纪末的中国，还有科举制度，“孔学”仍旧是中国的主流，要想出人头地，明理、明信、三纲五常、仁义礼智都要具备。

王采玉对儿子寄予厚望，很早就严加管教。蒋周泰四岁时，她就提出要给他找个



私塾先生。蒋斯千欣然答应，但是蒋肇聪却无所谓，只求一切妻子做主，省他操心。私塾学习让蒋周泰于九岁便熟读四书，然而这并不能表现出他有什么高人一等的学习天分。在旧家庭里，有这个成绩的孩子多如牛毛。

与其他孩子相比，蒋周泰更多表现出来的是非同一般的顽劣和执拗。

三岁大时，蒋周泰曾经当着蒋斯千把一根筷子插进喉管里，插到一半，喉咙里发出一阵可怕的“呼噜”声。蒋斯千闻声看见孙子憋得满脸通红，眼泪直流，身体收缩。蒋斯千赶紧让他把筷子拔出来，他却使劲地继续把筷子往喉管里插。蒋斯千害怕弄巧成拙，所以也不敢动他。

最后，蒋周泰居然把大半截筷子插到喉管里，又拔出来。

蒋斯千怒气冲冲地骂：“小混账，不知好歹，不想活了。”

蒋周泰却一脸憨笑地说：“我想试试有多深。”

有一年隆冬，蒋周泰在院子里的一口大缸前玩耍，大缸比他高出一头，装着大半缸冷水。他站在一块石头上，发现缸里自己的影子。他笑，影子也笑，他做鬼脸，影子也做鬼脸，于是他来了兴致。找来凳子，半个身子探进水缸，却一下子跌进缸里。他不喊救命，扭动身子，折腾半天，喝了几口水，竟然从缸里爬出来了。浑身湿透的他，不停地打颤，很快衣服上结了冰。等到王采玉看见儿子落魄地出现在面前时，又爱又气，扬起的巴掌最终没落下，赶紧把他的湿衣服脱了，给他裹上棉被，为他熬热汤祛寒。

那一年，蒋周泰只有五岁。

顽劣和执拗，肆意地放纵自我，这本是孩子的本性，无伤大雅，也无关紧要，只因为他是一个孩子的性格。然而，正由于这些原因，王采玉和蒋斯千更加疼爱蒋周泰。

顽劣和执拗除了带来母亲和祖父更多的疼爱之外，还给蒋周泰带来健康的身体。

蒋周泰生来“不够称”，导致早年体格孱弱，而过分的不顾后果的贪玩，让他走得更多，跑得更多，锻炼得更多。

传说中的溪口乃陶渊明笔下之“桃花源”，故溪口又称“武陵”，山清水秀，雪窦山闻名一方。这样的山水对一个顽劣少年自然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少年时代的蒋周泰常常流连于家后的山野和屋前的溪流，爬树、捉鸟、游泳、捉鱼，重要的是他不是在玩，而是毫不顾及母亲的劝阻，是在撒野。这些撒野的确让他的身体一天天强壮起来。